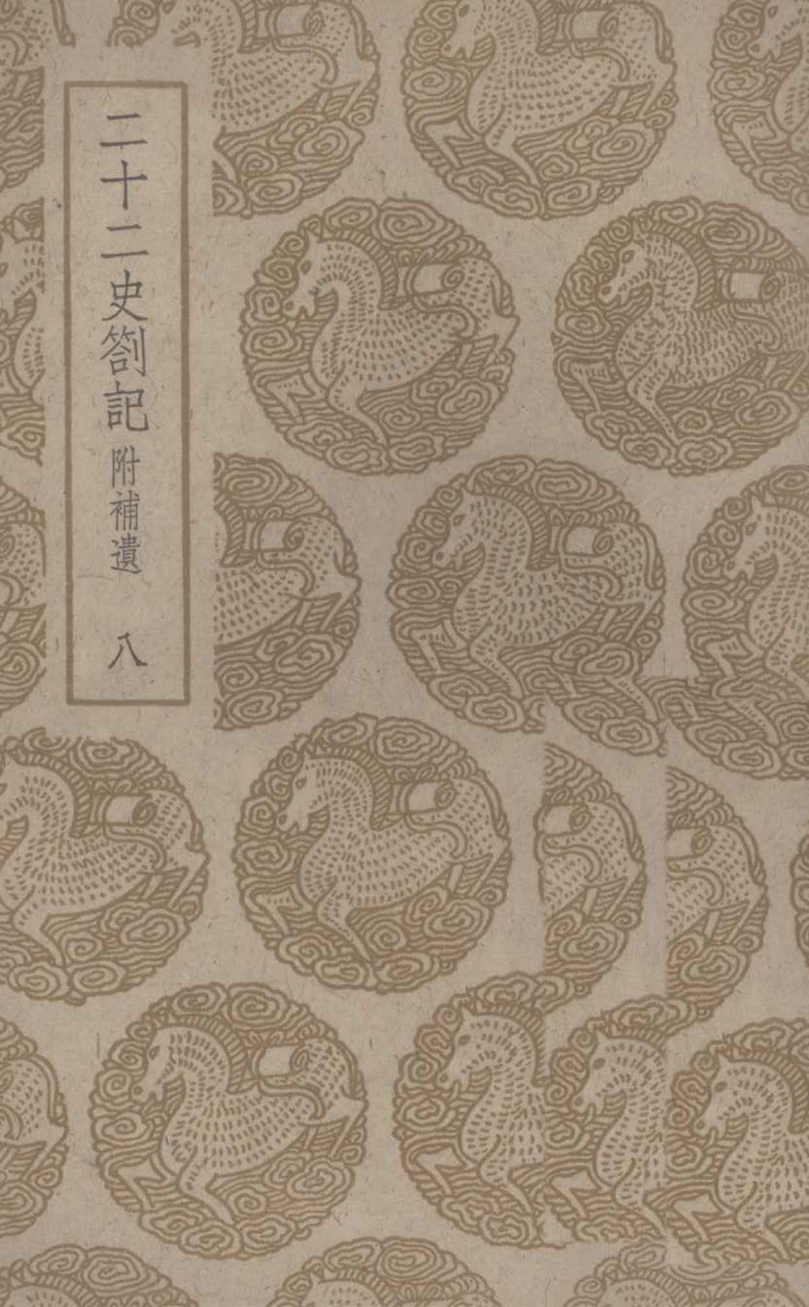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八



記劄史二十二

遺補附

(八)

撰翼趙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竄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卽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稟。與神爲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淫酗頗昏。而謏語譎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見北齊文宣預知條內。至如遼太祖、金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旣卽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舊作吐渾。党項、準布。舊作阻卜。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乃又大舉兵親征。天顯元年。拔扶餘城。攻輝罕。舊作忽汗。降其王大誣譏。以其地爲東丹國。封皇太子爲人皇王以主之。此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祖嘗能以夢占候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舊作孟乃。戰。世祖曰。予嘗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會其弟頗拉淑。舊作刺淑。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舊作挈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淑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

淑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沒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謂弟穆宗英格曰。烏雅舒舊名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後果滅遼。稱帝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兩部長阿海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背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所謂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論者耶。

金制追諡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爲褻濫。金之追諡。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舊名綏可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安出虎水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嚕舊名石始官特里袞。舊作惕隱第六世烏古弼舊名烏古乃始爲女直節度使。皆遼所授。遼以縣令爲刺史。刺史爲節度使。故節度與唐同名而實異。第七世和哩布舊名剌鉢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盈哥英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其弟阿固達。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諡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舊名跋海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昭祖子烏古弼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

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簡翼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爲帝者。而追諡尊稱至十一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廟。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額魯。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名舒魯。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師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祖名烏魯斯。諸名皆與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俗生子。長卽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卓。舊名劼者次和哩布。次噶順。舊名劼孫次頗拉淑。次英格。及當異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和哩布同居。噶順與頗拉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拉淑繼之。肅宗卒。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閒自相傳襲。毫無爭端。薩哈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和卓無異言。世祖越噶順而傳肅宗。噶順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閒行之。自如無所勉強。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爲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

太祖長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爲

安班貝勒

舊作諸班勃極烈金最尊宜也諸帝皆由此繼大統

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閒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戶啓土宇爲

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卽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雋達蘭

斡

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酗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札拉

舊名查刺

海陵又手弑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

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舍音

舊名斜也

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餘人草薶株連幾無噍類其

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而骨肉變爲仇讎蕭牆之內橫屍喋血祖宗淳篤之風一旦漸滅而國

脈亦幾斬絕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

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爲其屬

實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十餘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

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

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爲炯鑒也

按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臨死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將死亦

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倖擅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倖擅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

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倖擅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事。卽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勛少時卽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輒作詩以見意。勛傳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宗翰傳宗雄從獵。爲流矢所傷。養疾兩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傳按勛爲都統。宗翰、宗雄爲元帥時。尙未滅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生皆異稟。故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讀尙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皆本紀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見程史又嘗令鄭子聃、楊伯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第一。子聃傳是并能較文藝之工拙。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十餘。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爲詩文。尙在用兵開國時也。遼王宗幹延張用直教子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嘗自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爲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賦詩。和者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今所傳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見一斑。迨章宗以詩文著稱。密國公

璿以書畫傳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舊作合刺，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魯訥舊名迺，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瑪達格舊名麻達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烏達布舊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寧嘉蘇舊名寧甲速，而又名守緒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舊名烏也，而又名勛也。舍音舊名斜也，而名杲也。薩哈舊名撒改，而名思敬也。尼堪舊名粘沒喝，而名宗翰也。幹里雅布，而名宗望也。額爾袞舊名額，而名宗峻也。鄂爾多里舊名訛里朵，而名宗輔也。幹布舊名幹本，而名宗幹也。烏珠兀舊名兀朮，而名宗弼也。摩羅歡舊名謀，而名宗雄也。阿里布舊名補阿，而名宗敏也。托卜嘉舊名塔不也，而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名烏者也。赫舍哩志寧之本名撒曷輦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羅索也。舊名婁室唐括安禮之本名幹魯古也。伊喇慥舊名移刺慥之本名移敵列也。富察世傑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沙呼也。舊名胡沙虎阿勒根彥忠之本名窰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令、章奏，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宗避

睿宗憲宗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爲崇民閒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卽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尙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卽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葉泯字作泯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亶字從面從旦世宗廟諱雍字從系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刺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本紀黃久約爲諫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久約傳則不惟記注官不避卽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諸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暉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并香閣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歷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守貞及庭秀傳故章宗本紀所載帝

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曾奏獄空。賞錢三百貫。以爲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舊名合住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舊名外失刺等。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舊名納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誅。二十年。布沙堪舊名蒲速婉羣牧所羅和舊名老忽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讞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溫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紀本又命秉德廉察河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舊名徒單恭與九縣令皆罷去。惟楊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郎中。邦基傳又宗賢爲永定

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德器之。遂超遷兩階。宗賢傳此

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爲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卽位。凡數歲輒一遣使黜陟之。故

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

舊名移刺道

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所家奴等各

進兩階。貪汙官。濬州防禦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

階。

移刺道傳

後以廉問使者。或以愛憎爲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卽位。乃置九路提刑司

覈之。宗雄傳

尋又以言者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差官覈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

吏無所畏憚。賈鉉奏差監察時。卽別遣官偕往。更不覈察。從之。乃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者。女直人以漢

人偕往。漢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蓋創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弊

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閒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輟耕錄

此弊之所必有

者也。然吏治狃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損爲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敕諸路以肅爲法。肅傳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

宜止驗現在產業。富察通言必須通檢各穆昆。

舊作謀克。

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自定。如

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

通傳。

章宗時。屢遣使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大

率每十年一次。嘗諭推排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強及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

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或尙有不能者。新強者勿添盡。如一戶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

類。卿等當盡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也。

益謙傳。

是朝廷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減。然高

汝礪疏云。推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者扶同而幸免。

貧弱者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

汝礪傳。

張萬公亦言。適足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

萬公傳。

張宏信通檢

山東。專以多得物力爲功。督責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

笞擊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本

意哉。

永元傳。

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告訐賄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貨貨。畜產。隨價自占。

凡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

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閒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贏縮

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歸訟者趨賞報怨。畏法

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即罷之敝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按宋史呂公綽傳：官籍民產第賦役，輕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疇無稜。

公綽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時已有按產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則令之出錢，又自有別。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琿，舊作蒲里衍。正軍之奴僕曰阿

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

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

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閒，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靉哥蠻明安，

山東西路有盆買必刺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納合椿年傳。大定中，又摘徙山

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之酬幹、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

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衆自爲保聚。其土田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

爲永制。思敬傳。然諸明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以爲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

世襲此職，今不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爲令。宗憲傳。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既不

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

則耕有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戶不能屯種。往往貸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聚以爲薪。且私賣其田。日益貧乏。太祖時以三百戶爲一穆昆。十穆昆爲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爲一穆昆。五穆昆爲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爲一穆昆。四穆昆爲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減矣。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金史完顏勛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爲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揚庭曰。南人礦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爲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爲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爲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爲所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豫廢。仍

爲金行臺丞相。酈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宋降。豫、廢皆仕金。瓊爲博州防禦使，成爲安武軍節度使。彥舟爲鄭州防禦使，文爲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卽金官。豫廢仍仕於金，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入宋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充先爲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叛降於金，爲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卽屬齊爲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爲行臺兵部尙書。李上達爲金東平府司戶，齊國建爲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達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達又入金，爲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蓋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慮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僞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舊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遽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侵疆，約出知蔡州，旣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衍慶宮圖畫功臣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烟閣，宋有景靈宮，顯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嘗圖

諸功臣於衍慶宮。金史實實舊名習失傳所載。凡二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

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裴室。楚王宗

雄。魯王棟摩舊名閣母。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銀朮可。隋國公鄂蘭哈瑪爾舊名阿合遜。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普嘉

努舊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撒離喝。克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舊名幹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特進實實。皆

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舊名阿彌補。又載代國公罕都舊名歎都。金源郡王實圖美舊名石上門。徐國公瑋楚舊名渾黜。鄭

國公們圖瑋舊名謨都訶。濮國公實古訥舊名石古乃。濟國公芬徹舊名蒲查。韓國公錫默阿里舊名斜里。元帥左監軍巴

爾斯舊名拔離速。魯國公富察實嘉努舊名石家奴。光祿大夫蒙古舊名蒙适。隋國公和尼舊名活女。特進托克索舊名突合速。

齊國公博勒和舊名婆盧火。儀同三司烏雅富埒瑋舊名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里布舊名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凌阿托

雲舊名烏林答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勛太傅大興尹持嘉暉舊名赤達暉。金吾衛上將軍馬武舊名馬五。驃騎衛上將

軍韓常。譚國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圖嚇舍哩

志寧。嚇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續圖石琚。此一朝策勳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強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驚悍。完顏氏父子兄弟。代以戰鬪爲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爲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餘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鄭瓊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

里外謂之持重。召軍旅。易裨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宋史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宋史饒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吳玠劉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尙能攻擊江淮。取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晏安。繼則困於饑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尙能擾淮楚。擣環慶。然此乃宋韓侂胄之孟浪生事。易於摧敗。而非金人之不可敵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戰輒敗。去燕遷汴。棄河北於不問。二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二戰。差強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時之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衛。委疲懦以出戰。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積弱矣。興定南侵。雖據完顏賽不。訛可。烏古論慶壽。紇石烈牙吾塔等傳。屢修戰功。然宋史趙方。孟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敗金兵。則賽不等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今作額林匿之。而以捷聞。爲御史納蘭所劾。宣宗但獎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尤掩敗爲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爲欺飾。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